

俺那个庄儿

——
荏平 郑天华

俺那个庄儿，叫大郑庄。

看上去，所有的村庄都是相似的，但其中的故事却各有不同。

明朝永乐年间，祖祖辈辈生活在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的大郑庄立村始祖和同样接到官府指令的乡亲们被集聚在大槐树底下，带着分得的些许盘缠和简单生活器具，开始一步三回头徒步迁徙，一路跋涉向东。

大运河由南而北，九曲十八弯。那曲弯儿拐得那么柔软，如同一条随意丢在地下的丝巾，水流也平稳舒缓，像纤细俊秀的江南少女。马颊河由西南向东北，似一利剑斜插过去，那河水从大运河底下的两个涵洞拼命地挤进去，又咆哮着钻出来，奔腾东去，有一泻千里之势，看上去，又像是粗犷豪放的山东大汉。两条外形、性格各异的河流在此不期而遇，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郑氏立村始祖来到这里，举目四望，流连，往返，便拿定主意，在大运河河东一侧撂下了挑子。

此地，古属齐国博陵邑，汉置博平县，县治仍居博陵。直到宋辽征战，结下澶渊之盟，县城才迁往宽河镇，即今之博平。

起初，几间茅草房，一圈儿柴篱笆，并没有村庄的样子。一起迁徙而来的老乡便称呼这里为“郑家”。同样，也以姓氏称呼周边的几处驻地为肖家、刘家、张家、李家……

稍作安顿，始祖就套上犁杖，从郑家西侧的大运河北滩口插手，绕郑家驻地一周，到南河滩口收犁，划了半个椭圆。墙沟犁出了界线，圈内三千多亩的荒野，从此便成了郑家开拓创业、繁衍生息的领地。

二世祖老弟兄五个，各自成家立业后，几间茅草房变成了一片土坯屋。此后，又不停顿地向外扩展，渐渐有了村庄的雏形。延续郑家的叫法，人们称之为“郑家那个庄”，后又演变成“郑家庄”。郑家庄是俺那个庄的原始村名。

久而久之，人们又觉得郑家庄的叫法有点啰嗦拗口，于是舍去了中间的家字，干脆利索地叫起了郑庄，这一村名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直到如今。

在当地，郑庄叫得响亮，但远没有庄西运河的两个河滩有名。

这两个河滩，一个叫作冯家滩，一个叫作肖家滩。

冯家滩自然应属于冯姓人。据说，滩外曾有一个冯庄，但连年战火涂炭和疫病横行，使得冯庄人破村败，了无人影；这大概也是官府从山西移民至此的主要原因之一。村庄遗址，遍地瓦砾，每年耕作，捡出的砖头瓦块都会在地边地头堆成堆儿。20世纪60年代，排涝治碱挖台田、条田时，还出土过一口完好无损的大瓷缸，县文物部门鉴定说是宋代的，有一定文物价值。

肖家滩则来源于宋辽征战的传说。据说北辽犯宋之时，肖太后的两个儿子肖天佐、肖天佑曾驻扎在此，因而远近闻名。于是，稍远一点的地方便称呼郑庄为肖家滩郑庄，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又叫成了肖天郑家。

1946年，荏博大地率先解放，组建村级政权，区里将郑庄与邻近的肖庄、杨庄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合称“肖杨郑庄”。后来，又叫过“硝盐郑庄”，却并非是肖杨郑庄的传说。俺那个庄儿遍地盐碱，三年困难时期庄上人抗灾度荒，便刮碱土滤咸水，熬硝晒盐，可谓家家滤盐池，户户制硝盐。

1947年大参军，郑庄有八名热血青年报名应征，其中还有两个是结婚不久的新郎。八人中有五位成了烈士，那两个新郎仅留下了遗腹子。淮海战役时，又有百多人推起小车，扛起担架支前，郑庄因此享誉乡里，人称“铁血郑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教育，扫文盲、办学校，郑庄一直走在前列，高小生、初中生、师范生的人口占比，一直高于周围各村，而且成才当老师的居多，八百多人的村，最多时竟有二十多个老师在职任教。人们啧啧称奇，赞叹俺那个庄儿真是“才子郑庄”。

恢复高考后，连续多年，郑庄年年都有人考上大学、中专；里面既有已娶妻生子、胡子拉碴的老三届；也有风华正茂、应届毕业的初生牛犊。“才子郑庄”又被叫成了“大学郑庄”。

不过，也有的称呼并不十分雅观。俺那个庄儿一族一脉，同血同流，因此颇有凝聚力、向心力，特别抱团儿。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早些年郑庄人在外受了气，惹了事，郑庄人便会一拥而上，群架打得不顾死活。因此，人们当着俺庄上人的面说是“惹不起郑庄”，背地里说是“窝狗子郑庄”。

1982年，国家进行地名普查，要求县内村庄不重名，为区别于本县韩屯镇郑庄（当时属张营乡），以两村人口数量和村庄规模，将俺那个庄儿定名为“大郑庄”。从此，俺那个庄就有了这个国家认可的标准村名。无论是市、区印发的纸质地图，还是在谷歌、百度的扫描搜索，以至北斗卫星的电子导航，都赫然标注着“大郑庄”。

每个出生在乡村的人，从他出生那一天起，他的命运就与这个村庄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我在县城买了房，但那仅是住处，不是家。俺那个庄儿，是大郑庄。

马西林场

——
莘县 康学森

头些年，莘县有一个马西地区，机构改革时还设了一个马西办事处，下辖张鲁、大王寨、王奉、岩集、魏庄、邹巷六个乡镇。为什么叫马西，这和一个庞大的林场有关。

20世纪80年代初，以大王寨、王奉为主的莘县西北部地区因地处黄河故道，原始的老黄河几次泛滥决口留下大片泥沙，风沙来临漫天飞扬，地下缺水庄稼也长不好，人民生活贫苦，于是植树造林成了改变自然环境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迫切期望。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政府的支持推动下，树林面积一度扩大到2000多亩，但是防沙固沙的效果仍然不够理想。据说一遇刮风天，满地沙丘像圆球一样滚动，人们甚至不敢掀锅吃饭，盛到碗里的得赶紧吃掉，不然很快会蒙上一层尘沙。

这种揪心的场景促使政府痛下决心做出改变，并把这种情况向上级汇报。说来也巧，这个时候正赶上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一个林业“2606”项目，该项目被国家指定在四川和山东。于是，林场的扩建成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援建中国“2606”项目工程的山东分项目。第一批项目5万亩，到1984年完成，一片五万亩毛白杨成活率90%以上，昔日漫天风沙变成绿杨一片，联合国派来专家检查验收，对此非常满意。接着，又批了三万亩计划，莘县人快马加鞭仅用一年时间又告完成，自此，林场成为平原上不可多得的独特景观。既然成了景观，再叫大王寨林场感觉有点儿土气，因此地处穿境而过的马颊河西北部地区，经县委主要领导同志提议，林场就叫马西林场。

至此，林场已扩建成一个十万亩规模的人造森林，这里绿树成荫一片绿海，看不到边际，是平原上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粮食计划署曾在欧洲、印度等地搞过类似造林项目，均不成功，莘县项目的成功让世界粮食计划署抓紧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宣传。为了宣传马西造林项目，英国BBC广播公司播音员、农业专家玛莉·彻莉小姐在计划署驻华副代表莫瑞、项目高级官员薛子平陪同下几乎每年都来莘县采访考察，在一众连火车都没坐过甚至汽车都很少见的马西地区农民眼中，来了漂亮的金发女郎，是十分轰动的事。

还有个事实背景，时任莘县县委副书记的孔繁森分管林业项目和接待工作，联合国官员和玛莉小姐每次来马西林场，孔书记一般都会陪同。

有一张照片被传为经典，就是当年孔繁森与玛莉及其他官员在林场的空地上休息，在一张小地条桌上吃打瓜，打瓜是一种类似西瓜的夏令水果，现在已极少看到了。孔繁森同玛莉一人手里捧着一块打瓜，神态自然，谈笑风生，这个瞬间被记者抓拍下来，成为孔书记在莘县工作时期的经典记忆。

编者按

有一种守望，叫“这就是我的家乡”；有一种情怀，叫“我为家乡书写”。“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这句诗打动了无数人，也抒发出无数人的心声。家乡这片热土，家乡田间的一草一木，都令人眷恋。家乡是一个人出发看世界的起点，也终将是归途。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每个人的家乡都值得被关注、被书写，为家乡代言，为家乡放歌，捍卫乡土记忆，在时代巨变中记录历史，留住乡愁。

一城湖·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文学创作、读书、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诗歌除外）。

投稿邮箱：lcwbyichenghu@126.com。拒绝抄袭，一经发现，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投诉电话：2921234。